

潛研堂文集

六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二

嘉定錢大昕

紀事

記侯黃兩忠節公事

順治二年五月王師下江南豫親王多鐸遣降臣前鴻臚寺少卿黃家鼐安撫蘇州巡撫霍達遁走適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人至郡家鼐方勞軍西察院文驄直入執家鼐及從者數人盡殺之副使周荃匿民間得免歸報豫王且請兵吳郡被兵自此始六月兵部侍郎李延齡入蘇州分兵徇諸縣以張維熙爲嘉定知縣以徐

州總兵官李成棟爲江南提督鎮吳淞閏月成棟前隊  
兵過縣東大掠己丑成棟與副將梁得勝以戰艦百餘  
至宿東關外庚寅成棟入吳淞巨艦悉艤東關外留得  
勝以三百人守之壬辰始下薙髮之令士民皆不願遂  
謀舉事諸鄉稱義兵者不約而集矣是時舉人王霖汝  
及弟諸生楫汝起六都得七百人號王家莊兵監紀知  
縣支益起石岡得千人號石岡兵南翔大姓招募二千  
人號南翔兵婁塘羅店外岡先後競起甲午鄉兵大集  
至東關外攻得勝軍得勝據高岡令弩箭手自上射鄉  
兵皆應弦而倒南翔兵最先登矢傷一人卽退石岡兵

踵之尋亦却獨王莊首領都司許龍奮勇直前戰頗力亦中流矢死鄉兵幾潰而外岡婁塘兵接戰甚力廿三都民素輕趨善鬪殺獲最多夜漏下數刻各鄉兵齊至舉火燒得勝船四十餘艘一時俱盡成棟所掠金珠刀劍及婦女姝麗在舟中者皆爲灰燼得勝僅以身免龍字雲美有膽畧嘗在閣部史可法麾下感其知遇恨不從死故視死如歸丙申成棟遣精騎赴太倉調兵爲羅店鄉兵所遏不得達是夕月食旣占日食盡無光百姓苑城邑空丁酉左通政侯公峒曾臥病蟠龍江遣其二子元演元潔入城聚士民爲城守計進士黃公淳耀與



其弟淵耀亦至勸元演作書趣其父速至鄉兵亦列幟  
往迎戊戌成棟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與鄉兵接戰而  
潛遣銳卒繞出陣後鄉兵遂潰諸生唐景曜嘗檄數成  
棟之罪至是被獲磔於市諸生唐培率兵巷戰不勝被  
獲大罵不屈刃已加頸尚呼豈有此理語未絕身首異  
處矣諸生朱霞張小繖登屋鳴金欲集衆復戰身被數  
創墮河歿已亥峒曾入城與士民公議畫地而守峒曾  
守東門諸生朱元亮龔孫玪金起士及其二子元演元  
潔佐之淳耀主西門淵耀佐之嘉興教諭龔用圓舉人  
張錫眉主南門諸生夏雲蛟唐昌全等佐之北門亦峒

曾爲主而太學生朱長祚雲南按察司僉事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率衆上城巡邏衆皆踊躍縛袴執刀以從城上揭白旗大書嘉定恢勦義師雉堞依地段分屬各畝每畝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則峒曾淳耀二人決之庚子逐新令張維熙以前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侯黃又遣人賫名刺訪境內拳勇少年悉召致之具賓主禮假以辭色令歸集衆且勉之曰人孰無父母妻子諸君能倡義兼可自爲不獨爲人也衆皆感激思盡力鄉兵益盛癸卯成棟遣其弟統精騎數十往太倉調兵至縣北關鄉兵逐之殺

其五騎餘騎將過倉橋城上連發大礮殺三人一馬其一黃纛紅線佩刀者成棟弟也餘騎遁歸吳淞相謂曰吾等皆高鎮勁兵自降 大清所過風靡何物蠻子赤身打仗所至成羣未及十日已損我副將六員矣時前總兵吳志葵駐兵泖湖峒曾等累致書乞援志葵不得已遣游擊蔡喬以兵三百人赴之乙巳喬軍至皆癯弱又強半市人子不習戰唯喬頗勇健使雙鐵簡右手重二十五斤左手重二十斤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內身自率兵營於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勝軍資在城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

當事者猶豫不聽令泊舟南關外丙午成棟聞喬軍至遣諸將銜枚疾馳晨至東關喬軍出不意多赴水遁喬臥舟中間變驚起持鐵簡躍登岸奪一馬乘之血戰良久力盡幾陷東門人徐福躍馬深入挾之以出喬又與福衝入陣以救餘軍之陷沒者遂引兵南歸鄉兵見喬敗不復能軍大軍乘勝薄城城上發大礮傷二人遂引去已酉成棟悉兵過嘉定城北入婁塘駐營磚橋鄉兵環聚攻之步騎不敵死者過半日暮成棟鳴金收兵入營縱酒不輟七月庚戌朔鄉兵復集於磚橋成棟縱兵擊之杭文若者杭家村民也年少多力執紅旗先進

其隣毛玉佩繼之殺騎兵三人 大軍攢稍刺之皆死

鄉兵驚散諸生徐文蔚率其徒血戰大呼後隊速進無  
有應者文蔚猶不退亦死之 大軍乘勝追北鄉人奔

走自相蹂踐死者無算遂屠婁塘成棟遣人持榜諭城

中速降誓不殺人峒曾等夙以忠義自許得榜寸裂之

督民運甃石固守壬子 大軍攻城城堅礮不能入乃

舁板扉置東北城外伏健士鑿大穴垂陷城中用巨木

塞之不得入 大軍轉攻北門欲從水竇入城中復下

巨石塞竇不能入是夜 大軍攻城益力礮如雨下五

更大雷雨峒曾父子與諸紳士仗劍立雨中見守陣士

饑凍不能支漸有散去者亟往勸止已不能禁矣癸丑  
大軍自東門斬關入峒曾猶坐城樓指麾自若呼二  
子速去行數步復還峒曾怒叱曰我死分也祖母在爾  
等應代我奉養戀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橋皆  
見殺峒曾倉卒投池水騎兵引出斬之成棟命梟示西  
門尋令懸於峒曾門左越三日 大軍已去忽懸絕墮

地鬚髮赫狀如生太學生朱之熙過之亟捧歸函送厥  
頭故居求身屍不得其僕號于路曰主人殉難時著黃  
紗袴以綠絲帶繫襪有童子知之指其處驗之良是遂  
合而瘞焉淳耀守西門聞城破乘一馬南行弟淵耀親

爲執鞚至城南隅西林庵主僧無等獻茶啜畢索紙筆  
謂僧曰大師急避予兄弟卽自此別矣遂鍵戶取筆大  
書曰明進士黃淳耀以某年月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嗚  
呼進不能宣力朝廷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  
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書畢再拜顧視淵耀已赫然  
梁閒矣遂縊於左張錫眉聞城破先驅其妾溺水歿作  
絕命詞畢自經歿用圓抱其兄用廣大慟曰我祖父  
清節自矢已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以見祖宗於地  
下因共溺歿明日得其屍兄弟猶握手不解云弟用厚  
攜家出避尋亦自溺用廣用厚皆諸生夏雲蛟被執堅

臥不屈死。朱元亮、龔孫玠、朱昌祚、唐昌全皆見殺。唯唐咨禹被脅取金帛得釋。越六日後爲軍人所掠，索金帛不得，攢槍刺死。金起士痛哭不食死。其餘諸生之死於兵者：王蘭、朱袞、趙惟賢、陶恕先、孫和、京金、堪士、龔元彬、貢士則、王雲、程太學生、則金、德開、德開、臨死猶執家訓不去手。諸生吳耀夫婦被執至死，罵不絕口。諸生潘大倫聞難縱火焚其家，飲大醉自溺死。諸生陳師文亦自溺死。是日成棟下令屠城，老幼無得免者。乙卯成棟還兵駐太倉，以州人浦嶂攝縣事。縣民猶未肯薙髮，璋請於成棟，以二十七日再引兵屠城。於是廩生宣衷恂以



留髮梟首東門廩生婁復聞嶂友也被縛時呼璋字曰君屏幸釋我嶂不應并其妻子及姊與甥皆斬之

記加徵省衛運軍行月糧始末

江南折漕之州縣五州曰泗縣曰安東曰興化曰溧水

陸稼書先生詳文稱永派高淳安

東興化泗州嘉定溧水六州縣

而嘉定居其一焉嘉

定瘠鹵不宜稻種棉花者亡慮十之七米不足則資之  
它縣明時歲轉漕十萬六千四百九十有二石縣民苦  
之萬歷中始改兌而折啟禎間議更者再縣之賢士大  
夫力持之得折漕如故 國初詔天下賦役一依明萬  
歷元額久之江寧衛運軍欲加增行月糧不得乃議分

派折漕州縣計十有一萬六千兩嘉定獨五萬六千有奇方是時歲薦饑運軍持檄至立取盈焉官吏皆錯愕無如何有耆民倪拱辰陸德秀者大言於縣曰此款項非漕也行月糧耳其所派地與數非奉旨也糧道傅作霖混申之牒總漕蔡士英駁而未定之額耳以派支言之嘉定所派衛爲蘇州爲太倉爲鎮海若江寧諸衛有元派之縣存焉不應越而問之嘉定以嘉定言之歲以七萬三千九百漕折解京矣又責以五萬六千解江寧是兩漕也且它邑折漕石止五錢嘉定則七錢矣又輪官布九萬五千餘匹亦不應更有派以衛額言之漕船

千有二百七十四行糧給本色每船米三十有六石積  
之四萬五千八百六十有四石月糧亦如之而本折各  
半其支給也于南米于南屯南米一十八萬九千八百  
九十餘石南屯一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四石有奇合  
之爲額三十五萬二千六百餘石是額也先以一十一  
萬七千三百八石五斗給運軍後以二十四萬石分給  
駐防兵士然則行月糧未或缺也又不應復有加今之  
議加者在月糧之半折在半折之石加五錢無論嘉定  
之不堪加折色之不應加加之不應五錢卽應五錢矣  
爲數亦僅一萬一千四百六十有六兩止耳隨漕而問

之通省畝不過毫獨責之改折五州縣畝不過分即使橫坐于嘉定亦畝不過九厘何故而有五萬四千之額致使畝有四分九厘之增以不堪加之縣出不應派之糧供不應給之衛敲骨竭髓徒資羣蠹瓜分酌酒陸博之資民實不服於是知縣潘公師質慨然曰正供額賦誠不得已此行月糧何爲者且嘉定漕故永折無漕則無運費何用加行糧爲遂弗徵也旣而運軍復持檄至擾害益甚潘亦被劾逮繫江寧拱辰德秀乃走京師訴之部科詞甚激切湖廣道御史馮公班察其誠特疏請蠲下戶部部咨蘇松巡按下道府會訊核實覆定加編

月糧不敷折色銀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兩均派之五  
州縣而嘉定以漕額獨多加編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九  
兩有奇潘既就逮吏役稍侵之潘不堪其辱乘間投秦  
淮死家人得其尸有繫臂書言行月糧加編之苦寧一  
死以捄嘉民云諸運軍銜拱辰德秀不置喉布政司逮  
鞠二人皆持前議不屈坐以沮撓軍需之罪大杖箠之  
荷校暴日中皆死縣人陸時隆爲作二義傳

記湯烈女事

或有問于子曰夫婦之道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女而未  
嫁未有夫婦之義也而從其夫以死禮歟曰非禮之中

也在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  
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說者以爲夫死  
女斬衰而弔旣葬而服除服除而嫁先王制禮初不以  
從一而終之義責之未嫁之女而後世乃有終其身不  
嫁者有就壻之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此  
禮之所無有也然而士君子未嘗不原其志而取之焉  
蓋女子笄而繫纓已有繫屬於人之義夫死斬衰而弔  
禮旣不去其夫之名而且許其服婦之服三年之恩未  
成而繫屬之名已定如是而爲之死雖過於禮而未悖  
乎禮之意也夫毀不危身禮也而春秋於子野之卒未

嘗譏其非孝事師心喪三年禮也而子貢之喪孔子三年之後築室獨居於場雖知禮如孟子且亟稱之豈非以世俗日漓人倫之際寧取其過于厚者以激厲頑懦歟而或以烈女之死其夫爲非禮而訾之母乃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乎予之從祖父玉文府君聘外岡朱氏女未娶而夭朱在室聞訃乘間自縊死事載嘉定縣志今春王子壽爲予述湯烈女事乞予文記之濤誠慤好學人也其言宜可信乃敘之曰烈女湯氏嘉定之高涇人許嫁同里王謙益謙益年十六而殤烈女往視殮號泣如不欲生者比還晝夜哭不飲食遂病病且殆父

母問所欲言則曰夫婦胖合也兒死請葬于王氏父母  
諾而慰之曰若果有志若幸愈令若往奉若舅姑可乎  
烈女已不能言頷之有頃卒實乾隆九年九月某日也  
謙益早慧其父旣痛惜之聞烈女死悲其志乃迎柩合  
葬小婁塘之原濤謙益之從子也嗚呼士大夫好談節  
義或未能忘身後名至如鄉曲女子志在從一視死如  
歸此豈有所爲而爲者夫惟無所爲而爲之乃愈可傳  
也乾隆三十四年五月日記

記先大父逸事

先大父性不妄語年六十九時 恩詔賜高年七十以



上粟帛鄉人多增年以邀

上賜或以白先大父先大父正色曰壽命由天人可欺天可欺乎欺天而罔

上吾不爲也大昕兒時識斯語不忘比歲 國家舉大慶典

天子加恩老儒各省應鄉試終場士子年及八十以上者大吏以名聞輒

降旨特賜舉人聞有私增年一紀以應

詔者因憶先大父遺言書之

先大父嘗舉管子語以教子弟曰金鼓滿則人概之人

滿則天概之又舉淮南子語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

有客舉王子安滕王閣詩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二句對屬似乎不倫先大父曰已矣疊韻也邱墟雙聲也疊韻雙聲自相爲對古人排偶之文精嚴如此庾子山哀江南賦陸士衡聞而拊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以甘心對拊掌以宜矣對陋之亦一聯之中虛實自相爲對也

先大父年逾八十讀書不輟或云先生老矣盍少休乎答曰一日不讀書便俗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二

門人戈襄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三

嘉定錢大昕

序一

山東鄉試錄序

皇上御宇二十有四年歲在己卯直省大比貢士臣大昕奉

命偕戶部郎中臣葉宏往典山東試事伏念臣江左寒儒至庸極陋乾隆十六年恭遇

大駕南巡以諸生獻賦

召試行在

特賜舉人授中書舍人之職十九年成進士叨與館選  
二十二年散館

御試一等一名授職編修二十三年

御試翰詹諸臣臣名在二等

特擢右春坊右贊善充

武英殿纂修官通籍以來曾無涓埃自效今茲又忝掄  
才重任承

命悚切夙夜靡寧爰星馳就道如期入闈監臨官則兵  
部右侍郎巡撫山東兼提督銜臣阿爾泰整飭紀綱內  
外祇肅提調官則分守濟東泰武道臣裴宗錫監試官

則山東鹽運使臣胡寶琳內監試官則青州府海防同知臣嵩年防範忠慎旦夕精勤乃進提督學政刑部右侍郎臣謝溶生所錄士四千八百有奇鎖闈三試之臣大昕臣宏率同考官知州臣潘汝誠知縣臣蔡應彪文宗玠翟翹瑞泰嚴文典張若本林觀海胡華訓駱大俊朱昇鑰韓光德等矢公矢慎昭告神明披閱二十晝夜得士六十九人貢太學者十三人謹錄其文尤雅者進呈

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唯三代以下人才多出於科目然士之束修砥行以應科目者將以爲梯榮干進之階

乎抑將培其識老其材以備朝廷公卿百執事之用也  
國家養士百有餘年菁莪棫樸之化無遠不屆每三歲  
賓興分遣臣工典試直省取士一千二百有奇貢之禮  
部禮部又試其合格者進之大廷

天子臨軒而親策之公卿侍從多出其中其久試於禮  
部而不第者亦得需次爲縣令教諭等官稽古之榮可  
謂極矣顧士有績學數十年文字不中有司程式終老  
於場屋者而淺學薄植偶因一日之長徼倖弋獲者亦  
間有之此其中亦似有天焉而究未嘗不以咎衡鑒者  
之失也唐臣韓愈有言唯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

剽賊夫摹擬沿襲之文古之能文者羞稱之而今或以爲弋取科名之捷徑宿儒之不遇淺學之登科其未必不以此也夫

皇上慎重科場釐定成憲除去表判雷同勦襲之陋首場試四書文及性理論二場試經義增五言排律復

諭禮臣申嚴磨勘硃墨卷之例將使士皆通經學古淹長者無不收錄淺陋者不得倖售遠近聞風爭自奮厲山左距京師千里而近被化尤速今之觀光而來者率多銜華佩實之彥彬彬乎質有其文致足嘉也夫人之才力各有所限故工制義者或拙於聲律研聲律者或



短於策論春華秋實鮮克兼之而要之學有根柢則詞  
必已出其詣力所至雖不無淺深優絀之別其爲讀書  
人之吐屬可一望而決之也臣等校閱之下於四書經  
義觀其學養於詩律觀其才華於論策觀其器識所錄  
之文不皆一格所得之卷不皆兼長要歸於有本有原  
不使空疏蹈襲者得以濫廁科名此則臣等區區甄別  
之意所期仰副

聖天子循名責實之治以少報於萬一者矣

湖南鄉試錄序

上御極之二十有七年歲在壬午當賓興之期間五月

有

旨命臣大昕借修撰臣王杰典湖南試臣於己卯歲承命典試山東明年分校禮闈兩與衡文之職茲復膺

簡命自唯學識謏劣敢不倍矢公慎旣宣

旨午門外諷日就道兩閱月而抵長沙維時監臨則兵部右侍郎巡撫湖南臣馮鈞提調則驛傳鹽法道臣張泓監試則分守衡永郴桂道臣孔傳祖內監試則寶慶府知府臣鄭之僑整飭內外防範精勤乃進提督學收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臣吳鴻所錄士四千餘人鎖闈三試之臣大昕臣杰率同考官知縣金成華李玉

樹王業銓戴永植魏桐蔭王永芳周升試用知縣任其  
昌柴植悉心校閱得士四十六人貢太學者九人錄其  
文尤雅者恭呈

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唯取士之途莫重於科目而科  
目進身之始則先試以文詞

國家教養士子納之庠序之中學臣歲科兩試第其甲  
乙洎三年大比

特遣臣工乘傳典試拔其尤者而登進之學臣校其優  
劣於平時試臣司其去取於一日學臣之試士也正試  
之後又有覆試可以覈其異同試畢之日公同參謁可

以察其器度至如試臣則鎖闈易書暗中摸索一經揭曉得失已定夫以言觀人自古所難矧以一日之文詞欲覘其夙昔之學養尤有難焉者湖南應舉士子四千餘人三場之卷凡萬二千有奇合經書義論策詩計之不下五萬六千篇臣等自閱卷之始至於撤棘計十八晝夜文卷浩繁而時日有限謂所去取者必皆允當而無一遺才臣誠未敢自信也然臣之心力不敢不盡矣寬其途以收之平其心以衡之詞無繁簡範之以法文無奇正約之以理不敢以小疵而棄大醇不敢以細失而訾全美每當去取之際虛懷商榷不憚再三雖士子

才分有限未必盡得華實兼茂之才要皆能自出機杼  
非人云亦云者昔明臣邱濬論科場程文之弊以爲有  
登名前列而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以  
致士子倣倣成風古學殆廢臣等職司衡鑒恥蹈斯弊  
自今以始三湘七澤之濱操觚而來者咸知讀書好古  
之足貴而勦說雷同之無益相與研覃經史有本有原  
由是文體益進於渾醇士習益臻於端謹以仰承

聖天子菁莪樂育之盛意則臣於此邦之人士有厚期  
焉

浙江鄉試錄後序

歲乙酉之秋天下大比貢士先期禮部列名奏請典試  
官員臣大昕承

命貳祭酒臣曹秀先主浙江試事伏念臣江左下士遭  
遇

聖明自爲諸生卽蒙

特達之知及成進士叨列詞館初授編修繼擢贊善載

遷侍讀遂至學士侍直

講筵校書

祕殿臣之榮寵實爲逾分而數年之間典鄉闈者二分  
校禮闈者一

恩綸疊下文柄屢司尤爲至榮至幸者也茲復有浙江副考官之

命唯浙東西素稱人文重地以臣檇昧懼弗克勝拜

命之後誦日就道如期而至其境鎖闈三試披閱二十

餘晝夜與臣秀先及同考諸臣和衷將事必公必慎既

撤棘錄其文凡二十篇鏤版以呈臣例得綴言簡末臣

唯文治之隆關乎氣運唯聖人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

振之以臨照天下凡庶民之秀者皆得是訓是行而成

一代文明之治在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者聖王之所以化民而成俗也其在觀之六四曰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然後  
可以稱嘉賓而爲王者之用我

國家樂育人才百有餘年每三載舉行鄉會試拔其尤  
者而登進之

皇上

文思天縱

聖學日新

御極以來釐定三場之式申嚴磨勘之條士習文體駸  
駸日上近復因浙江學臣之請以  
御製詩文頒行天下大哉



皇言煥乎有章四方人士伏而讀之如日月麗天星漢  
燭地雖在遐陬僻壤猶將仰末光而啟其愚曹況浙江  
山水清佳人物秀穎自

大駕四度臨幸諸生之肄於學者詠歌

盛德以近

天子之光蒸然丕變更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夫言者  
心之聲也故觀其文可以察其行昔陸機之論文曰理  
扶質以立翰文垂條而結繁韓愈有言唯古於詞必已  
出若夫支離穿鑿之言雷同剽襲之語於文無當於行  
奚取臣等奉

命司衡斲革斯弊於四書文取其法之正而理之醇也  
於論取其有本有原能闡明儒先之蘊也於經義取其  
貫串注疏於詩取其研練聲律於策取其通曉古今三  
場竝陳去取斯定所錄之文濃淡正奇不名一格要皆  
能以先民是程而浮泛之陳言則汰之務嚴焉幸兩浙  
人士沐浴於

聖人之光華鼓舞饗軒爭自淬厲今之歌鹿鳴而來者  
類多讀書自好不爲徵逐標榜之習而臣亦私幸文體  
之將進而日上也雖然臣之所取者文也因文可以知  
行而文究不足以該行古人稱德功言爲不朽之三以

德功視言則言爲細矣況場屋之文拘於程式限於晷刻文雖工其能與於立言之選者僅矣誠能毋狃於小成毋誘於祿利今日爲有典有則之文異日爲立德立功之士此則臣所望於多士而多士亦各宜自勉以仰副

聖天子文明之治者爾

河南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有九年歲紀焉逢敦牂各省舉行鄉試臣大昕奉命偕翰林院侍講臣白麟典河南試事旣宣

旨午門外誦日就道如期入闈於時監臨則兵部尚書  
總督仍管巡撫河南兼提督銜兼管河東河務臣何燭  
整飭紀綱內外嚴密協同點名則署布政使事按察使  
臣榮柱署按察使事分巡開歸陳許河務道臣周於智  
分守驛鹽糧儲道臣赫爾敬阿提調則護理分巡開歸  
陳許河務道開封府知府臣趙瑗護理分巡南汝光道  
懷慶府知府臣陳錫鉞內監試則南陽府同知臣楊煒  
璜恪謹厥職乃進提督學政翰林院侍講臣徐光文所  
錄士四千六百五十有奇扁闈三試之臣大昕與臣白  
麟率同考官知縣臣湯顯相蔡文甲牛問仁趙文重吳

家駒胡相忠沈一鳴周鈞積善沈望路釗張永載等悉心校閱得士七十一人貢成均者十三人錄其文之優者二十首鏤板恭呈

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聞古之稱不朽者三曰立德立功立言宋時許昌靳裁之有言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道德功名皆儒者分內之事卽聖門德行政事兩科也唐宋以來設科目取士士之有志功名者以登科目爲榮而流俗之稱遂以登科目者謂之功名到手古人以經濟爲功

名世俗以仕宦爲功名母乃顧名而未思其義乎

國家設科求賢三歲一貢士以河南省言之每舉常七十餘人皆一時庠序之秀然其中仕宦顯達者什不過一二人求其品行純邃經濟卓犖及文詞可傳於後者百不得一也士之志乎道德者固不以科目之得不得爲輕重其志乎功名者旣登科目益當講求經濟務爲有體有用之學庶幾建功立名不愧科目中人物非然者徒以文字一日之長偶登科第遽謂功名在是其不謂之志於富貴者與夫言爲心聲文詞之淳漓心術之誠僞形焉必能爲不隨流俗之文始可決爲克自砥厲

之士中州士風質朴尠浮靡險怪之作而陳言習調勤  
襲雷同時或不免臣本諸生困於場屋蒙

聖主特達之知收之格外洎成進士屢忝司衡兩校禮  
闈四典鄉試溯昔年應舉之艱辛感此日承

恩之優渥倘校閱之下稍不盡心夙夜何以自安入闈  
以來殫二十晝夜之力不論已薦未薦之卷臣與臣白  
麟二人靡不搜閱雖未敢謂所取之文悉合先民程式  
而雷同勦襲之作汰之務盡旣撤棘士子有來謁者臣  
復勉之以束修自好從事於道德功名毋蹈許昌靳氏  
之誚他日文風士品或進而日上以仰副

聖朝右文籲俊之意則臣有厚望焉

送李素伯之任恩平序

贈行以文古之道也今世士大夫多不講蓋意在簡便  
或中有顧忌惡聞讜言都亭祖道日眠食而外了無一  
言相習爲故常而已益都李素伯以名進士謁選得廣  
東之恩平縣將行過予寓舍求一言素伯以古人自期  
者予不當第以寒暄之語塞之昔漢任延爲武威太守  
光武告之以善事上官無失民譽夫漢之郡守額制一  
方事皆自達唯刺史行部得以六條按之延旣素有治  
行其不事上官易易也後代縣令所治祇百里之內而



爲之上官者常十數人科條繁多動輒掣肘上官之愛憎又未必悉如乎民之欲也於是爲民之心不勝其事上官之心而譽之及於民者寡矣令以親民爲職今之患在不親民而親吏胥民非相鬪訟及法當拘攝無由自通於官而官之耳目壹寄於吏胥吏胥皆民之黠且亾賴者爲之吏胥日用事而民之情益無以自通欲民譽之無失則又難矣恩平古稱瘴鄉今則山川清淑風候暄和恆如春時仕者以爲樂國而民俗淳朴又不同江楚之輕悍素伯出其讀書之所得者小試之其必異於俗吏所爲又聞粵中諸大官頗有知素伯之賢者庶

幾毋掣其肘而盡其心之所欲爲異日五嶺以南有如古循吏其人者必素伯也毋患民譽之不古若也

送俞楠園教授蘇州序

蘇學之有教授自胡安定先生始而歐公爲安定墓表王偁東都事略本傳俱不之載殆以出於守臣所辟未奉朝命故略之與安定在蘇學范文正公實典郡事是時州郡尚未設校官安定特以行誼爲文正所知起布衣爲諸生師而能使法嚴而信道久而尊何其偉也自熙寧以後始有專官除授出於三省且爲館閣進用之漸士大夫始樂爲之而教士尠有繼安定之盛者豈非

職以人重之證乎夫宋世重館閣之選教授職清事簡  
且可由是以躋禁近故有薄縣令而希得之者今法令  
重親民之官州縣有人有社祿養優裕而師儒之擁皋  
比者徒有其名諸生隸籍厯以文貌相羈縻任滿攷績  
高第者纔擢縣令宜世之舍此而趨彼也楠園以名進  
士才力且富強顧厭簿書之煩而退就冷署其必有樂  
乎此者矣朱文公有言教授之職至難唯自任重而不  
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科目取士本  
欲因文以求其行乃糊名易書之例嚴而文格益下每  
榜以百人爲率其眞能通經學古者百不得二三文義

稍通無大疵類者亦什不得二三其餘皆勦襲稗販之作也士知通經之難而取科第之易則相習而爲勦襲稗販之作人自爲學不必求之師儒月課季試有名無實而教授遂爲易而無難之官此非朝廷所以待師儒而師儒所以自重之道也楠園志趣不苟同於人必能自任以重而吳士之衆豈無能自樹立不因循者相與復安定之規講明而力行之行見數年之後士習正而人才興於以助

國家壽考作人之治視錢穀刑名之最其難易宜必有辨而或者徒以恐富愛閒稱之猶淺之乎視楠園也

贈邵冶南序

始予典試浙江得餘姚邵子與桐知其經學湛深能以古文爲時文今春天下貢士集禮部主司思拔汲古不爲俗學者以救墨卷浮濫勦襲之失而與桐裒然爲舉首榜出海內有識者咸曰數十科來無此才矣故事南省第一人當在詞館之選而與桐獨不得與其南歸也過子言別再拜而請曰晉涵不敏承家訓稍通古學幸得成名不見棄於士大夫皆吾父教也吾父行年六十無所遇不以屑意唯平日覃思經學卓然有所得而名不出鄉曲願述其一二以見於先生之文使知當代有

賞音視世俗捧觴上壽之樂多矣乃言曰昔吾王父以治經爲東浙大儒吾父幼時羣經三史皆暗誦中年以後獨喜讀易博覽衆說期於自得嘗病後儒言易多求諸十翼之外愈巧而愈離其宗故爲說曰易有十翼猶禮春秋之有傳也傳以釋經義文之意待孔子而明經傳之篇不可亂而經傳之義未嘗異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善於讀易者也後儒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各自爲易不可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此不善於讀易者也元亨利貞四德其義盡於文言爲上下經綱領貞屬信不屬智文言訓貞爲固固者執守之

義時位不同故有不可貞之辭訓正而固於義有所窒  
矣又謂序卦雜卦非聖人不能作序卦主流行生生之  
謂易也雜卦主對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又謂言卦變  
不如言互體鄭康成虞翻諸人取連互陰陽消長法象  
天然一傳而爲卦變屢變不已遂無定義按卦圖依爻  
遞變似本八宮宗廟游歸之法然圖與歌取例不一自  
著而自亂之不如漢人言兩互之不失其常也子聆其  
言未畢撫掌而起曰甚矣翁之善說經而與桐之賢有  
自來也近代言經術者守一先生之言無所可否其失  
也俗穿鑿傳會自出新意而不衷於古其失也妄唯好

學則不妄唯深思則不俗去妄與俗可以言道若翁者  
可謂好學深思也已翁以通經無求於世而天生賢子  
以昌其學與桐之才竝立致富貴而天使就閒以待養  
其親以成其道德文章富貴之顯親者有限而道德文  
章之顯親者無窮天之於翁何其厚哉古之經師多壽  
說者謂苦心凝思非攝生之道疑其稟受與常人異予  
以爲不然心之官主思宜通而不宜塞故未有以用心  
而傷其生者儒者之用心求所自得非苦之也唯心乎  
富貴者求其所不可必得幸而得之而所求無厭故常  
苦其心以終身若夫心乎學者深淺隨其所得已得則



樂樂且可久終日用心而不爲心苦此儒者之所以多  
壽而非若養生家之強制其心使無所用也與桐歸以  
吾言質之於翁其然乎否乎

贈談階平序

天有度乎地有周乎吾不得而知也而唯數有以知之  
數起於一之端引而長之折而方之規而員之千變萬  
化莫可控搏古之達者設爲鉤股徑隅以窮其變而天  
之高地之大皆可以心計而指畫焉祖沖之綴術中土  
失其傳而契丹得之大石林牙之西其法流轉天方歐  
邏巴最後得之因以其術誇中土而踞乎其上夫東海

之與西海語言不通文字各別而布算既成校之無象  
黍之失無他此心同此理同此數同也歐邏巴之巧非  
能勝乎中土特以父子師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轉精而  
中土之善於數者儒家輒訾爲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  
支離傅會無益實用疇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問以  
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對烏得不爲所勝乎宣尼有言推  
十合一爲士自古未有不知數而爲儒者中法之繼於  
歐邏巴也由於儒者之不知數也昔齊桓公之時士有  
以九九見者設庭燎之禮以待之九九者黃帝所傳商  
高所授周公大聖不憚下問桓公禮以庭燎良不爲過

而梅福且小之西漢之世已有此論何況後儒子少與海內士大夫游所見習於數者無如戴東原氏東原歿其學無傳比來金陵得談子階平其於斯學殆幾於深造自得者乃不自足而暱就予予未老而衰昏耗健忘無能益於階平然有願焉則以爲歐邏巴之俗能尊其古學而中土之儒往往輕議古人也蓋天之說當時以爲疏今轉覺其密七曜盈縮損益之率古法與歐邏巴原不相遠也其爲彼之所辦者不過數端而其說亦已屢易吾烏知他日不又有一說以易之乎其不可易者可知者也其可易者不可知者也知其所知而不逆

億其所不可知庶幾儒者知數之學子未之逮也願階  
平勉之而已

食和服述庵先生七十壽序  
古人稱壽考而後入共樂其  
少司寇述庵王公以文章經濟數歷中外垂三十年而  
天子嘉其清勤由方伯擢貳秋官數奉使出讞疑獄  
奏當咸稱不一而足

上旨而公尤以博雅重海內宏長風流模楷後學論者  
以擬新城文簡公有兩司寇之目歲癸丑請假省墓以  
五月返里門焚黃告祠下聞者莫不歎羨畫錦之榮而  
忠孝之兩全也粵十有一月公七十初度之辰士大夫

咸思稱觴爲壽公先期固卻之而詩文投贈諒不可辭  
大昕從公游最久始同學繼同舉進士又同官於朝嗜  
好亦略相同其可無一言乎古之人於所尊敬及所親  
者恆致頌禱之詞詩三百篇中日以介眉壽曰壽考不  
忘如此者不一而足壽者五福之一似未可以必得而  
詩人言之若操左券者豈虛諛而無實哉誠於其立身  
信之而已夫以寰宇之大齒危髮秀者何止千百輩而  
食味別聲以外了無所有非古人所謂壽也唯其人有  
利於民物有益於風俗有功於莪林而後人人共樂其  
壽夫至人人共樂其壽而壽真可操券得矣此非烜赫

於一時之壽而長留於千載之壽也公久直樞禁慎密  
多陰德元老有所咨詢必援古證今斟酌允當事成而  
不居其功其在金川行營草檄運籌出奇制勝贊成亘  
古未有之偉烈在方面務持大體不以操切求近效而  
休養調劑常恐一夫之失所在法司謹守律令不以私  
意更舊章而平反冤滯常懼一人之向隅每造剗敷陳  
剴切無隱宣

上德達下情用法而得法外意蓋民物之被其澤者渥  
矣公風度凝遠外和內介以精白結結以未嘗  
主知以直諫信僚友壁立千仞旁無依附暮夜之餽不

及其門珠玉之玩不陳於側重名義而輕勢利獎廉退而薄脂韋位登八座而家無長物親故待以舉火未嘗有德色家居勅立祠字儲書籍延師以課族人置義田規條一準高平范氏嘗慕白文公鼂文元陸文定之出處若有志而未逮者蓋風俗之賴以移者深矣公自爲諸生卽負重名詩詞之工紙貴吳下經術專宗漢儒名其齋曰鄭學以示圭臬所在及登高科舉世未出效而召試入西掖

朝廷有大著作輒預編校館閣經進文字多出公手既而從軍蠻徼所歷皆險怪斗絕公於下馬草露布之餘

揮灑千言紀行書事以詩當史於未經人到之地作未經人道之語遂於李杜韓蘇而外別開生面矣性耽風雅獎成寒峻一言之工咨嗟不去口論次朋舊詩文擇其尤雅者都爲一集曰湖海文傳以備掌故表潛德蓋蓺林之藉以傳者廣矣雖然泰山之雲膚寸河海之潤千里天下以爲至高極深矣而山海不自知其高且深故能凝然久峙浩然常流眞如之體終古而無以尚也公之立身制行所成就旣卓卓如此而深自斂抑退然常若不及與古人爲徒而無慕乎月旦之榮與造物者游而若忘乎簪紱之樂生平博覽內典精修白業於世



出世間無有罣礙超聲聞緣覺而究菩提第一之義離  
語言文字而入維摩不二之門其視千載無異一喙然  
則吾輩之所蘇稱而不能盡者猶滯於壽者之相而公  
固別有所以壽者在也又何能測公之涯際也哉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嘉定錢大昕

序

易稽覽圖序

易緯有六家今行於世者唯乾鑿度上下二卷此外絕無傳本乾隆癸巳春

天子詔儒臣校永樂大典擇世所未見之書凡若干種

將刊布以嘉惠學者易稽覽圖其一也謹案此書首言

甲子卦氣起中孚卦氣之法以坎離震兌四正卦主春

夏秋冬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

始中孚終頤而周一歲之日大指卽說卦傳帝出乎震  
一章之文而推演之其以風雨寒溫驗政治得失亦與  
洪範五行相爲表裏漢人引此書者或稱中孚經或稱  
中孚傳或稱易內傳或稱易傳蓋七十子之微言間有  
存者而術士怪迂之說亦頗雜其中要其精者足以傳  
經義其駁者亦足以博異聞窮經嗜古之士宜有取焉  
第中多脫簡譎字難以盡通安得博物如鄭康成何邵  
公者出而正之是歲七月廿五日手鈔畢識於卷端

周易讀翼揆方序

嘉慶六年

海虞孫中伯氏默而好深沈之思於六經無不研覃而

尤邃於易撰讀翼揆方若干卷閱五寒暑三四易稟而後定予受而讀之曰悉乎哉中伯氏之善言易也易之道肇於皇羲演於文王周公而大備於孔子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以三聖人爲之經宣尼爲之傳此心此理先後同揆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後之儒者不以傳求經而以意汨之始疑經與傳不合於是分爲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孔子之易甚且謂孔子之易不必合於羲文之易烏呼何其支離而害理與中伯氏有憂之潛心十翼融洽貫串因其各指所之之辭揆其變動不居之方其詮解大義直而有要簡而不支

而互體飛伏世應納甲之術俱無取焉其論世所傳小象者乃爻傳非象傳當附彖傳之後又論揲著左扞得一得三爲奇得四得二爲耦皆獨有所得不苟同乎先儒竊謂先儒復生未能易其言也說易之書莫盛於南宋紹興乾道淳熙之間以易義經進者令祕書看詳敕所司給筆札繕寫上者除直館閣次者伸一官或差充文學教授今其書多不傳蓋其中未必無空疏雷同希世以求知者班孟堅所謂祿利之路然也中伯氏之說易自摠所學不汲汲求當世之名雖漢魏唐宋諸儒之言不欲強爲傳會以示株守局促之士未必不怪之然

當世豈乏知子雲者於以知必傳之久可執左券也子於易素非專家竊嘗聞中伯氏之緒論而得其大略庸敢述其意爲序冀附以不朽云

古文尚書攷序

古文尚書出於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爲僞則并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真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於張霸不知鄭所受於賈馬者卽孔安

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  
有太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  
注皆真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  
文東晉之太誓固偽西漢之太誓則非偽也且安國爲  
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  
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尚  
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  
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真古文  
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  
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

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於壁經甚大先是太原閻徵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闇合而於太誓猶沿唐人正義之誤未若先生之精而約也今士大夫多尊崇漢學實出先生緒論其所撰述都次第刊行獨是編伏而未出頃宋生子尚得之江處士良庭許亟梓而傳之而屬序於予予弱冠時謁先生於泮環巷宅與論易義更僕不勑蓋謬以予爲可與道古者忽忽卅餘載楹書猶在而典型日遠綴名簡末感慨係之乾隆壬子三月旣望序



虞東學詩序

古今說詩者多矣吾獨有味乎孟氏以意逆志之一言是言也凡說詩者皆知之而能言之然或是古而非今或襲新而遺故一己之偏未能悉化雖自謂得古人之志於千載之後而以辭害志者固已多矣古人有引詩有說詩引詩者主於明事不主於釋詩所謂賦詩斷章不必盡合乎詩之本旨也說詩者因其詞而論其世而知其人則非通儒不能孟子七篇之中引詩凡數十條至以憂心悄悄言孔子以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言文王引伸觸類無所不可及其說小弁推本親親之仁

說溥天之下四語推言勞于王事不得養其父母其言  
曲而中於當日詩人情事無不曲肖夫是之謂善說詩  
常熟顧古湫先生通經名宿尤長於詩自傳箋正義集  
傳而外凡宋元明及近人言毛詩者靡不博涉而精采  
之撰爲虞東學詩若干卷斟酌古今不專主一家言義  
有可取雖邇言必察若與經文違戾雖儒先訓詁亦不  
曲爲附和偶出新意問者頤解以爲得未曾有又嘗病  
世人詁經多勦襲成說以爲已有故雖一字一句必標  
其本書蓋不以一己之意爲是而必求諸古今之公論  
以推詩人之志設孟氏而在其必謂之善說詩矣往歲

詔徵經術修明之士先生方分教成均首膺薦辟又三年成進士有

詔仍留教太學越數年遷宗人府主事以去太學諸生至今頌之先生之爲經師朝野共推固無待予言獨憶予與先生同以治毛詩舉禮部試乃予於詩實未有得讀先生是書益慨然增予荒經之愧也

詩經韻譜序

金壇段君若膺撰次詩經韻譜成予讀而善之敘其端曰自文字肇啟卽有音聲比音成文而詩教興焉三代以前無所爲聲韻之書然詩三百五篇具在參以經傳

子騷類而列之引而伸之古音可僂指而分也許叔重云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字者終古不易而音聲有時而變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近而一鄉一聚猶各操土音彼我相啞矧在數千年之久乎謂古音必無異於今音此夏蟲之不知冰也然而去古浸遠則於六書諧聲之旨漸離其宗故唯三百五篇之音爲最善而昧者乃執隋唐之韻以讀之有所齟齬屢變其音以相從謂之叶韻不唯無當於今音而古音亦滋茫昧矣明三山陳氏始知攷毛詩屈宋賦以求古音近世崑山顧氏婺源江氏攷之益博以

審今段君復因顧江兩家之說證其違而補其未逮定古音爲十七部謂唐韻之支齊佳也脂微皆灰也之哈也古皆各自爲部魏晉以降歌部之字半入於支而脂之兩部亦閒有出入然支與脂之猶不相假借雖杜子美近體猶然又謂四聲之分自古有之南史稱永明中文章始用四聲者謂行文以四聲相閒諧協可誦非始初爲四聲辨哉言乎古人以音載義後人區音與義而二之聲音之不通而空談義理吾未見其精於義也此書出將使海內說經之家奉爲圭臬而因文字聲音以求訓詁古義之興有日矣詎獨以存古音而已哉

左氏傳古注輯存序

漢儒傳春秋者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班孟堅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而今所行杜元凱本文多淺俗轉不如公穀二家元凱名其書曰集解蓋取何平叔論語之例顧平叔於孔包馬鄭諸解各標其姓名而元凱於前賢義訓隱而不言則又近於伯尊之數善矣左氏解竝莫精於服子慎魏齊周隋之世與鄭康成所注諸經竝行當時至有寧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之諺自唐初正義專用杜說而服學遂亾世遂不復知左氏之爲古文者此嚴子豹人古注輯存所爲作也夫窮經者必通訓

詁訓詁明而後知義理之趣後儒不知訓詁欲以鄉壁  
虛造之說求義理所在夫是以支離而失其宗漢之經  
師其訓詁皆有家法以其去聖人未遠魏晉而降儒生  
好異求新注解日多而經益晦輔嗣之易元凱之春秋  
皆疏於訓詁而後世盛行之古學之不講久矣豹人有  
憂之乃刺取經典釋文羣經正義參以它書采獲若干  
條所師不專一家要皆漢儒舊義譬之鑿石得金採水  
出珠雖霾掩千百年其爲希世之寶有目者所當共賞  
也抑予更有說焉世儒尊杜氏者謂其精於地理今攷  
鄭伯克段於鄆當爲陳留之僑而杜以潁川之鄆陵當

之盟於亳城北古本作京城卽叔段所封而杜譌爲亳  
防門廣里皆齊地名而杜以爲塹廣一里楚靈王城陳  
蔡葉不羹故子革稱四國杜本脫葉字乃分不羹爲二  
以當之竊意賈誼應劭京相璠司馬彪之詮釋皆出先  
民舊訓試推而廣之其足箴杜氏之膏肓者正自不少  
予嘗有志裒輯而未逮也博聞耆古如豹人幸留意焉

春秋體例序

南昌陶君讓舟博通今古蘊經濟之才小試一官無以  
展其抱負乃覃思春秋究極其指著春秋體例十數萬  
言鏗鏗觥觥汪洋深博大要以天道證人事治亂興亾



榮辱皆由其人自取善惡之報如響斯應驗諸三傳太史公書歷歷不誣矣說者疑報應兩字出於釋氏書且責報於天似非聖賢勉人修德之旨予案詩云報以介福書云報虐以威禮記曰大報天曰大報本古聖之言報者多矣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報德報怨雖施於儕輩之稱然史公傳伯夷卽有天之報施善人之語後漢魯恭上疏言愛人者必有天報其時佛法未入中國儒家不諱言報也古之聖王事天如事親故洪範以雨暘寒燠風驗五事之休咎漢儒推演其說爲五行論俾人主遇有災變隨事修省此古人畏天省身之遺法也後

儒以其不盡驗欲舉而廢之而天變不足畏之論興矣夫天道遠人道邇休咎之不盡驗者其驗在後非終於不驗也因一時之未驗置人事而不講五行志累牘連篇悉視爲斷爛朝報此與鯀之汨陳何異讓舟之說春秋明天人合一之原與洪範言休咎若相印證蓋於啖趙孫劉之外卓然自成一家而不詭於正者也子故樂得而序之

儀禮管見序

三禮之有鄭注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宋儒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獨儀禮爲樸學空談義理者

無從措辭而朱晦庵黃勉齋楊信齋諸大儒又崇信之  
故鄭氏專門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君善出  
乃詆爲疵多醇少其所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  
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據也然自敖氏之  
說興綴學者馱注疏之蘇而樂其易曉往往舍古訓而  
從之近儒方侍郎苞沈徵士彤亦頗稱其善予雖不敢  
以爲然而所得膚淺閒有駁正厘百之一二耳同年友  
褚君鶴侶於經學最深持論最平從事禮經者幾三十  
年乃確然知鄭義之必可從而敖說之無所據嘗謂予  
曰君善意似不在解經而專與鄭立異特其言含而不

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以曲就其義不幾於無忌憚乎子益拊掌歎服以爲篤論然未得讀其全藁也鶴侶沒後仲子鳴臧始出其儀禮管見藁本將付諸梓而屬予序之披讀再四乃知鶴侶用心之細密卽如鄉飲酒記若有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鶴侶辯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鶴侶辯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觚於賓敖改觚爲

解鶴侶辯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辟正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鶴侶辯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福西從福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福東從福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纁冠敖改纁爲練鶴侶辯之曰練冠之紕亦緣以纁故閒傳云練冠纁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纁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醜酒敖以醜酒爲行文鶴侶辯之曰注明言有

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醲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  
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荅  
再拜敖改再爲一鶴侶辯之曰鄉飲酒衆賓荅一拜者  
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荅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  
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皆貫串全經疏通證明雖好辯  
者莫能置其喙夫經與注相輔而行破注者荒經之漸  
也敖書今雖未大行然實事求是之儒少而喜新趨便  
之士多不亟辭而闢之恐有視鄭學爲可取而代者而  
成周制作之精意益以茫昧則是編洵中流之砥柱矣  
夫

臧玉林經義雜識序

自宋元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傳會并爲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聞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爲俗卽以爲異其弊至明季而極矣

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同時毘陵有臧玉林先生亦其流亞也先生博極羣書尤精爾雅說文之學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孳孳講論必求其是而後已潦倒諸生卅年未嘗一日不讀經偶有所得隨筆記之先生旣不自表襮

儕輩或非笑之獨百詩先生極口歎賞以爲學識出唐  
儒陸孔之上然聞者猶疑信參半先生歿九十餘年海  
內尊崇古學者日益衆而文孫在東播染祖訓好學深  
思益有以昌先生之學頃來吳門出是書屬予校定嘗  
謂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詁訓始  
謂詁訓之外別有義理如桑門以不立文字爲最上乘  
者非吾儒之學也詁訓必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  
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於後人之不知而作  
也三代以前文字聲音與詁訓相通漢儒猶能識之以  
古爲師師其是而已矣夫豈陋今榮古異趣以相高哉



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斯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矜名者予是以重其書而益重其人也

釋車序

車之由來遠矣服牛乘馬扞自古皇虞驚夏鉤般大路制皆無攷周人尚輿而輪輿輶蓋崇廣尺寸攷工記詳言之鄭氏去古未遠又精算術經所未言徵於注可也古者天子諸侯之車曰路其通乎上下者爲乘車兵車田車皆駕馬中爲服外爲驂唯平地任載之車乃駕牛所謂大車也牛車庶人所乘漢初將相或乘之魏晉而

後公卿以爲常乘晉世畫輪車亦駕牛則兼施於法駕  
矣今之乘車駕馬不駕牛而猶循古牛車之式有兩轅  
無曲輶轅與牝服通爲一而與輿輶失其舊矣古者輪  
牙屈一木爲之今則析輶爲八而裹以鐵輻之三十者  
半之而輪亦失其舊矣古者三人共乘今唯容一人古  
皆立乘唯安車可坐今皆坐乘無立乘無惑乎日在輪  
蹄閒而無一人能說車者也爾雅釋器止有鞞莛禦蔽  
革輶鏃之名餘皆略之婁東蕭君子山精於攷古撰釋  
車三篇上篇言其制中篇辨其等下篇別其名并及車  
馬旌旗之飾以經文爲綱參取諸儒訓詁而折衷之其

有功於禮家甚鉅曩者予友戴東原撰攷工記圖附以  
釋車一篇詞極簡古予族子獻之亦有車制攷大約因  
戴說而推廣之子山於二家未相識并未見其書而攷  
證博洽則過之豈諺所云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邪又  
以知此心此理之同亦同於是而已矣予束髮受經於  
器服制度茫乎若迷中年讀史至輿服志往往昧於句  
度頃與子山交庶幾爲我指南而老病不能進於是矣  
序之以識吾愧云

經籍纂詁序

有文字而後有詁訓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

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詩烝民之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宣尼贊爲知道之言而其詩述仲山甫之德本於古訓是式古訓者詁訓也詁訓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懿詁訓之於人大矣哉昔唐虞典謨首稱卜古姬公爾雅詁訓具備孔子大聖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云信而好古而深惡夫不知而作者由是刪定六經歸於雅言文也而道卽存焉漢儒說經遵守家法詁訓傳箋不失先民之旨自晉代尚空虛宋賢喜頓悟笑問學爲支離棄注疏爲糟粕談經之家師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詮說經典若

歐陽永叔解吉士誘之爲挑誘後儒遂有詆召南爲淫  
奔而剛之者古訓之不講其貽害於聖經甚矣我

國家崇尚實學儒教振興一洗明季空疎之陋今少司  
農儀徵阮公以懿文碩學受知

九重敷歷八座累主文衡首以經術爲多士倡謂治經  
必通訓詁而載籍極博未有會最成一編者往歲休寧  
戴東原在書局實勗此議大興朱竹君督學安徽有志  
未果公在館閣日與陽湖孫季逵大興朱少白桐城馬  
魯陳相約分纂鈔撮羣經未及半而中輟乃於視學兩  
浙之暇手定凡例卽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

訓有轉訓次敘列布若網在綱擇浙士之秀者若干人  
分門編錄以教授歸安丁小雅董其事又延武進臧在  
東專司校勘書成凡百有十六卷公旣任滿赴

闕將刊梨棗嘉惠來學以予粗習雅故貽書令序其緣  
起夫六經定於至聖舍經則無以爲學學道要於好古  
蔑古則無以見道此書出而窮經之彥焯然有所遵循  
鄉壁虛造之輩不得勝其說以衒世學術正而士習端  
其必由是矣小學云乎哉

### 小學攷序

六經皆載於文字者也非聲音則經之文不正非訓詁

則經之義不明爾雅一編肇始於周公故詩贊仲山甫  
之德則曰詒訓是式宜尼告魯哀公亦云爾雅以觀於  
古厥後七十子之徒叔孫通梁文諸人遞有增益如張  
仲孝友瑟兮憫兮譁浪笑傲之類是也後儒執此數言  
疑爲漢人綴集各出新意以說經而經之旨去之彌遠  
矣自倉頡勑作文字而黃帝因之以正名百物古之名  
今之字也古文籀篆體製雖變而形聲事意之分師傳  
具在求古文者求諸說文足矣後人求勝於許氏拾鐘  
鼎之墜文旣眞屢參半逞鄉壁之小慧又誕妄難憑此  
名爲尊古而實戾於古者也聲音固在文字之先而卽

文字求聲音則當以文字爲定字之義取於孳形聲相  
加故六書唯諧聲爲多後人不達古音往往舍聲而求  
義穿鑿傳會卽二徐尚不能免至介甫益甚矣古人之  
意不傳而文則古今不異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  
得古訓此一貫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漢志以小  
學入六藝略後之志藝文者莫不因之秀水朱氏經義  
攷博稽傳注作述源流最爲咳洽而小學獨闕好古者  
有遺憾焉方伯南康謝公蘊山枕菲經史博綜羣言早  
歲紬書東觀得窺金匱石室之藏旣而典大郡陟監司  
公務之餘鉛槧未嘗去手每念通經必研小學而古今



流別議論紛如乃遵秀水之例續爲小學攷頃歲領藩  
兩浙人和年豐海壖綏靖

文瀾閣

頒賜中祕書職在典守時得寓目乃出舊稟參以新得  
分訓詁文字聲韻音義爲四門爲卷凡五十旣成貽書  
見示讀之兩閱月而畢彬彬乎穢穢乎采摭極其博而  
評論協於公洵足贊

聖世同文之治者乎夫書契之作其用至於百官治萬  
民察聖人論爲政必先正名其效歸於禮樂典刑罰中  
張敞杜林以識字而爲漢名臣賈文元司馬溫公以辨

音而爲宋良相然則公之於斯學固有獨見其大者因  
文以載道審音以知政孰謂文學與經濟爲兩事哉

說文新附攷序

六書之學古人所謂小學也唐時國子監有書學說文  
字林諸書生徒分年誦習自宋儒以洒埽應對進退爲  
小學而書學遂廢說文所以僅存者實賴徐氏昆弟刊  
校之力而大徐書流布尤廣其尊信許氏駿正流俗沿  
習不知所從之字至今繆篆家猶奉爲科律唯新附四  
百餘文大半委巷淺俗雖亦形聲相從實乖蒼雅之正  
而張謙中復古編不能別白直切爲許君本文是誣許

君矣鈕子非石家莫釐峯下篤志好古不爲科舉之業  
精研文字聲音訓詁本本元元獨有心得謂說文縣諸  
日月而不刊者也而後人以新附殺之於是博稽載籍  
咨訪時彥如瑀卽瓊緬卽纔劬卽駒塾卽壘本後代增  
加剝卽剝拋卽抱贈卽贈乃傳寫譌溷打卽打辦卽辦  
勘卽戡乃吏牘妄造一一疏通證明之而其字之不必  
附不當附瞭然如視諸掌豈非羽翼六書而爲騎省之  
誣友者乎予初讀徐氏書病其附益字多不典及見其  
進表云復有經典相承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  
詔皆附益之乃知所附實出太宗之意大徐以羈旅之

身處猜忌之地心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往往於注中略見其旨今得非石糾而正之騎省如可作也其必引爲知己決不爲梁武之護前也夫

史記志疑序

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經其議論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遂爲史家之宗後人因踵事之密而議草創之疏此固不足以爲史公病或又以誦書短之不知史公著述意在尊漢近黜暴秦遠承三代於諸表微見其憎秦雖并天下無德以延其祚不過與楚項等表不稱秦漢之際而稱秦楚之

際不以漢承秦也史家以不虛美不隱惡爲良美惡不  
拚各從其實何名爲謗且使遷而誠謗則光武賢主賈  
鄭名儒何不聞議廢其書故知王允褊心元非通論但  
去聖浸遠百家雜出博采兼收未免雜而不醇又一人  
之身更涉仕宦整齊畫一力有未暇此又不必曲爲之  
諱也自少孫補綴正文漸淆厥後元后之詔揚雄班固  
之語代有竄入或又易今上爲孝武彌失本真今所傳  
裴張司馬三家文字不無互異轉寫鈔刻譌謬滋多校  
讎之家訖無善本私心病之久矣仁和梁君曜比生於  
名門搗染家學下帷鍵戶默而湛思尤於是書專精畢

力據經傳以糾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文字之傳譌  
注解之傳會一一析而辨之從事幾二十年爲編三十  
六卷名曰志疑謙也河閒之實事求是北海之釋廢箴  
旨兼而有之其在斯乎至於斟酌羣言不沒人善臣瓚  
注史廣按李應如蘇范甯解經兼取江徐秦邵分之未  
足爲珍合之乃成其美洵足爲龍門之功臣襲集解索  
隱正義而四之者矣

漢書正誤序

予年二十有二來學紫陽書院受業於虞山王艮齋先  
生先生誨以讀書當自經史始謂予尚可與道古所以

期望策厲之者甚厚予之從事史學由先生進之也先生歸道山四十餘年仲子愚谷郡丞將以漢書正誤四卷付劄劂屬予校勘循環讀之如見當日下帷抱檠丹黃是正之勤焉夫孟堅書義蘊宏深自漢訖隋名其學者數十家小顏集其成而諸家盡廢學者因有孟堅忠臣之目以予平心讀之亦有未盡然者班氏書援引經傳諸子文字或與今本異小顏既勒成一書乃不取馬鄭服何之訓詁校其異同則采證有未備也嘗讀水經注引應劭如淳臣瓚等說有甚精覈者而小顏未之引又如告爲嘑姬爲怡皆秦漢古音乃舛於近習輒有駁

難則決擇有未精也裴注史記所引漢書音義蓋出於  
蔡謨本而小顏多襲爲已說且其叔父游秦撰漢書決  
疑史稱師古多資取其義而絕不齒及一字則攘善之  
失更難掩也宋儒好講史學於是三劉氏吳氏刊誤  
之作然劉書旣無全本吳雖博洽往往馳騁而不要其  
歸

本朝則何義門陳少章兩君於是書攷證最有功先生  
與少章子和叔交最善故於二家之說多有采取其云  
正誤者正小顏之誤也所徵引必識其名不欲掩人之  
善也此書出當駕三劉與吳而上之子故接聞先生緒



論者謹識梗槩如右

後漢書年表後序

歛鮑君以文得熊氏後漢書年表手自讎校將刻以行世以予粗涉史學屬覆校焉予弟晦之尤熟於范史因與參攷商略正其傳寫之訛脫者兩閱月而畢事乃識其後曰史之有表昉於司馬子長至班氏而義例益密東京則有伏无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表邊韶諸人作百官表東觀史臣猶仍舊貫自范蔚宗書出而東觀謝薛諸家盡廢志旣未成表乃全闕熊氏生於千載之後上追史漢斐然有作洵乎豪傑之士矣而典籍散

亾范史而外無所取材宗親承襲功臣事狀列卿除罷  
姓名湮沒什有六七光武始封宗室百三十七人功臣  
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澤四十五人今見於表唯同姓  
王侯五十有八異姓百七十有四文獻無徵不無遺憾  
於蔚宗焉予又以班氏之例求之此表聞有未合者如  
王侯表云某某隨父者祇計始封及繼絕而言此乃并  
父子相繼數之關內侯前表例不書此則皆書公卿表  
前書祇表九卿不及百官執金吾水衡都尉京兆尹左  
馮翊右扶風以其列於九卿故得與焉此并大長秋將  
作大匠城門校尉司隸校尉等一槩表之長樂衛尉長

信少府之類前表例不書此亦皆書之蓋作者自出新  
意不必悉仍乎舊至若三公除免有月日而列卿則否  
將軍比公者則書而雜號不書則猶前書之例也桃鄉  
侯福當塗鄉侯亢皆任城王安母弟而誤入之異姓孔  
僖傳有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之語而遂以僖  
爲褒成侯伏完本承祖不其之封而它卷又別見此或  
千慮之失弟元文未可輕改聊效光伯規過之義以諗  
來學云

三國志辨疑序

陳承祚三國志勅前人未有之例縣諸日月而不刊者

也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吳也自承祚書出始正三國之名且先蜀而後吳又於楊戲傳末載季漢輔臣贊亶亶數百言所以尊蜀殊於魏吳也存季漢之名者明乎蜀之實漢也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不過因其意而推闡之而後之論史者輒右習而左陳毋乃好爲議論而未審乎時勢之難易與夫晉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滅晉實爲之吳蜀旣亾羣然一詞指爲僞朝乃承祚不唯不僞之且引魏以匹二國其秉筆之公視南董何多讓焉而晉武不以爲忤張茂先且欲以晉書付之其君臣度量

之宏高出唐宋萬萬豈非去古未遠三代之直道猶存  
故承祚得以行其志乎厥後琅邪紹統卽仿漢中承制  
之局鑿齒建議祧魏而承漢直易易耳考亭生於南宋  
事勢與蜀漢相同以蜀爲正統固其宜矣然吾所以重  
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  
易公世近則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  
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如郝慮華歆  
均爲御史大夫而慮爲漢臣歆爲魏臣魏武紀書歆不  
書慮是也漢獻紀書慮兼書歆非也吳志言劉熙作釋  
名後漢書以爲劉珍作亦陳是而范非也蔚宗號稱良

史然去東京歲月遙遠較之承祚則傳聞之與親睹固不可同年而語矣若晉書修於唐初時代益復邈隔又雜出衆手非專家之業其罅漏百出奚足怪哉子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卽推此書以爲過於范歐陽而裴氏注遮羅闕佚尤爲陳氏功臣所恨意存涉獵不能專力子弟晦之孜孜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殊多於子其用力精勤雖近儒何恥瞻陳少章未能或之先也鈔撮甫畢屬予點次喜而序之

東晉疆域志序

陽湖洪君稚存撰次三國疆域志成子旣歎其奇絕比

者復有東晉疆域志之編汗青甫畢出以相示讀之益  
歎其才大而思精誠史家不可少之書也蓋自黃帝畫  
野分州至秦更爲郡縣而輿地一變郡縣之名多因山  
川都邑至南北朝僑置州郡而輿地又一變由是名實  
混殺觀聽眩瞶建康也而有高陽廣川襄陽也而有扶  
風京兆廣陵也而有雁門遼西旣以客戶而雜主壽春  
也而稱爲睢陽合肥也而稱爲汝陰沙羨也而稱爲汝  
南更以假號而奪真宋齊梁陳沿襲於東南元魏齊周  
效尤於西北而其端實自典午啟之此東晉疆域辨之  
宜早也然而斯志之補厥有四難一則實土之廣狹無

常建武太寧規樞粗定始削於咸和而旋振於永和再  
蹙於寧康而復拓於太元三挫於隆安而大闢於義熙  
試卽全晉十有九州論之始終梗化者唯秦并冀幽平  
五州雍則兵威所加而不能守涼則職貢所通而不能  
有皆可置之不論若夫青梁益寧之始陷卒復司兗豫  
之時得時失卽揚之江西徐之淮北荆之河中亦聞或  
淪陷曷場一彼一此前史莫之詳也一則僑土之名目  
多複幽冀青并共居江表梁秦司雍雜處襄陽豫戶多  
寄淮南而或在夏口雍民皆依漢沔而或在淶中揚之  
義成松滋乃處荆部徐之鄰胸利城曾託海虞太原上



黨魏郡廣川地異名同總非故土此沈休文所謂千回  
百改巧術不算者也一則紀傳之事迹不完洛陽爲晉  
故都得失宜謹書之而紀或書或否幽州燕國并州義  
昌不言僑立何方姚興割歸十二郡得其四而遺其八  
唐人且有遺忘於今焉能尋討一則志之紕漏難信濟  
陽西陽惠帝所分宿預始康安帝所置陳留嘗寄於堂  
邑春穀曾屬於廬江志竝闕而不書改堂邑爲秦郡乃  
安帝而非元帝分南郡立武寧乃桓元而非桓溫且僑  
置州郡本無南字義熙收復故土因立北徐北青永初  
受禪始詔去北加南而志已先有南兖南徐南青南豫

且謂元帝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諸郡豈非誤初宋志追稱以爲本號乎梁州之巴渠懷安宋熙懷漢安康諸郡皆劉宋所立而志以爲安帝豈晉末先有宋熙之名乎夫唐初去晉未遠何法盛臧榮緒諸書具在而全不檢照涉筆便誤則史臣之昧於地理不得辭其咎矣雅存生於千載之後乃能補苴罅漏抉摘異同授臆樂之逸文參沈魏之後史闕疑而慎言博學而明辯俾讀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目前詎非大快事哉雅存少而好游九州之廣足迹幾徧冒羅全史加以目驗故能博且精若此而意猶未足也將踵是而志十六國之疆域與

澤石堂文集 卷二十四  
斯編相輔而行予雖衰病亦嘗留意方輿之學願企踵  
以觀厥成焉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

讀史而不諳輿地譬猶瞽之無相也然兩漢唐宋之世  
區宇混一經緯秩如卽三國之承漢五代十國之承唐  
封畛雖分名實未改稽古之彥搜索匪難獨典午渡江  
以後開皇平陳以前瓜剖豆分蓋三十國南北僑置千  
回百改史之存者十家而有志者財五晉則但述太康  
而不詳江左偏安之局魏則祇據武定而反遺洛陽全  
盛之規休文上攷沿革差有條理而或失之繇輔機兼

籠五朝亦能貫串而或失之略子顯謏聞更無譏矣杜佑李吉甫樂史輩於方輿之學最稱該洽而南北僑立之迹十闕其九非涉獵之未周良討論之未易也同里徐仲圃默而好深湛之思足迹不出百里而三條四列十道九域一一囊括於心曾乃上溯太安下訖大業年經國緯表而次之先辨實土附以僑治其閒分裂并合參互錯綜志有滲漏則采紀傳以證成之以予亦嘗從事於斯也每成一篇輒就商榷攷辨同異必得其當然後已旁觀匿笑由其用心無用之地不知吾兩人之莫逆於心也古人謂作史莫難於志而時代久遠則攷證

尤難晉隋兩書均出唐史臣之手而晉志之紕繆甚於隋志謂江左有南徐州南兖州南青州不知僑州加南助於承初詔書晉世方鎮未有稱南兖南徐者也謂梁州立巴渠懷安宋熙懷漢安康諸郡不知皆宋所立且晉世不當先有宋熙之名也桓元立綏安郡非桓溫也襄陽僑立河南義成郡非秦雍流人也唐初去晉僅二百年而傳聞舛譌若此仲圃生於千載之後乃能鉤稽載籍究其離合分剖豪釐窮極幼眇雖身歷其時目睹其地者亦無以過自非有絕人之識用心專而爲日久安能爲古人之所難爲也哉此書出必有珍爲枕中之

祕者予固非阿所好而云然也

西魏書序

昔元魏之季孝武不忍賀六渾之偪播遷關西終不免黑獺之弑自是東西對峙各爲強臣所制地醜德齊無以相尚然天平改元之始孝武固無恙也則東魏不如西之正天保受禪而後關西猶擁虛號者七八年則西魏較愈於東之促此溫文正公徽文公之書法所以抑東而揚西也乃魏彥深之史無傳而伯起書獨行遂加孝武以出帝之稱而直斥西主之名偏陂不公莫此爲甚李延壽本紀頗采彥深先西後東差強人意而列傳

猶承周史舊文讀史者不無遺憾焉且志地形者宜據  
太和全盛之規而伯起轉取武平偏安之局於秦雍諸  
州雖云據永熙縮籍而漏落良多至西遷廿餘年閒州  
郡增置紛緜名目屢易尤不可以無專書也觀察謝蘊  
山先生曩在史局編纂之暇與閣學翁公議補是書洎  
宛陵奉諱家居乃斟酌義例排次成編爲本紀一表三  
攷二列傳十三載記一旣蕝事介翁公屬序於予讀其  
凡例謹嚴有法洵足奪伯起之席而張涑水考亭之幟  
矣昔平繪撰中興書其體例當類此而隋志不著於錄  
則唐初已無傳觀察之書不獨爲前哲補亾而將相大

臣征伐諸表精覈貫串又補前史所未備傳諸異日視蕭常郝經之續後漢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

予好讀乙部書涉獵卅年竊謂史家所當討論者有三端曰輿地曰官制曰氏族顧州郡職官史志尚有專篇唯氏族略而不講班之古今人表散而無紀歐陽之宰相世系偏而不全思欲貫串諸史勒爲一書而衰病遽臻有志未逮昔應仲遠王節信之述氏族皆推本受姓之始予謂史學與譜學不同邃古旣遠命氏之典久廢漢世已無姓氏之分史公於漢本紀稱姓劉氏言漢之



以氏爲姓也後儒強作解事謂漢出祁姓因訾史公之  
謬不知項伯婁敬賜姓不曰祁而曰劉此漢制之異於  
三代者遷爲漢臣豈能私改國姓以是持論可謂迂而  
無當者也予所謂氏族之當明者但就一代有名之家  
辨其支派昭穆使不相混而已矣自作史者不明此義  
於是有一人而兩傳若唐之楊朝晟宋之程師孟元之  
速不台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者矣有非其族而強合  
之若宋紀以余晦爲玠子者矣有仞昆弟爲祖孫若元  
史以李伯溫爲穀子者矣至於耶律移刺本一也而或  
二之回回回鶻本二也而或一之氏族之不講觸處皆

成室礎此雖卑之無甚高論實切近而適於用至於遙  
遙華胄姑置勿道可爾廿四史同姓名錄者蕭山汪君  
煥曾所葺蓋取諸史中同姓者類其名而列之或專傳  
或附傳悉附注其下略述事實以備稽攷凡著於錄者  
四萬六千餘人於是正史之人物瞭然如指諸掌其名  
同而族異者俱可溯其原而不雜厠旣歲事以予稍涉  
史學貽書屬序其端汪君少承兩節母之訓窮經敦品  
恥爲流俗之學得第後作宰楚南公務稍暇披覽史籍  
往往忘食投劾歸田益以撰述爲務其於斯編固將友  
其賢者於千載之上豈徒識姓名已哉予特以其義例

有裨於史而喜其實獲我心也於是乎書

廿二史攷異序

子弱冠時好讀乙部書通籍以後尤專斯業自史漢訖  
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覆校勘雖寒暑疾疢未嘗少輟  
偶有所得寫於別紙丁亥歲乞假歸里稍編次之歲有  
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設教鍾山講肄之暇復加討論閒  
與前人闇合者削而去之或得於同學啟示亦必標其  
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益深恥之也夫史之難讀久矣  
司馬溫公撰資治通鑑成唯王勝之借一讀它人讀未  
盡十紙已欠伸思睡矣況廿二家之書文字煩多義例

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迭代冗  
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瞭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俸劣  
敢云有得但涉獵既久啟悟遂多著之鉛槧賢於博奕  
云爾且夫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  
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爲齟齬前人實  
以開導後學而世之攷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擿沈蕭之  
數簡兼有竹素爛脫豕虎傳譌易斗分作升分更日及  
爲白芨乃出校書之陋本非作者之譽而皆文致小疵  
目爲大創馳騁筆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  
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痕瘡不叶年代

不揆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甚高居  
心過刻予尤不敢效也桑榆景迫學殖無成唯有實事  
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自知槃燭之光  
必多罅漏所冀有道君子理而董之庚子五月廿有二  
日

泰山道里記序

往者李進士素伯在京師數爲予言聶君劔光者居岱  
宗之陽多識岱故貧而好著書良士也歲乙酉秋予以  
使事道出泰安留一日爲岱宗游欲訪劔光同行顧人  
無識之者是日出城北門歷十八盤登玉皇頂抵莫而

回粗識岱宗面目而已其冬復過泰安劔光持刺介素伯書來見予喜甚然簡書有期不復能入山矣將別劔光以所著泰山道里記屬予序其端讀之由近及遠由正路以及四隅較若列眉其閒崑谷幽阻昔人游屐所未至掌錄所未詳者劔光歷三十年布衣芒屨手捫目驗而知之其文淳雅或遜古人然攷稽精審質而不俚簡而不漏洵志乘之佳者素伯所稱不予欺也予夙有山水癖與劔光同它日再游岱宗劔光能強爲我行乎書之以爲息壤之約

鳳陽縣志序

志之爲言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其志之權輿乎古文志與識通論語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漢石經識作志志無論小大皆道之所在孔子所學而師焉者也班孟堅作漢史立十志之名後人因之不敢廢至於一州一縣亦各有志此卽誦訓道方志之遺意而世儒多忽之仕宦者視其官如傳舍公事以吏爲師詢以疆域沿革先民言行際不能出聲反訾爲迂疏不切事其亦異於孔氏之學矣宛平孫維龍勛堂以名進士出知黟縣上官察

其才能治劇調任鳳陽鳳陽古鍾離子國春秋吳楚交  
爭之地晉宋齊梁南唐及宋南渡後常爲淮南重鎮及  
明太祖以濠梁布衣勅造大業遂建爲中都比於漢之  
豐沛中葉以降民疲於供應元氣日以耗矣

皇朝因明之舊設鳳陽臨淮二縣臨淮城故濠州治當  
淮水之衝數被水患乾隆八年議徙治周梁橋旣而不  
果十九年以總督鄂剛烈公之請省并入鳳陽地大而  
事益繁公私往來酬應絡繹號稱難治勛堂涖縣五年  
政通人和以暇日撰縣志十有六卷大計以卓異薦旋  
陞吏議去官在都候銓出志稟屬子序之予諾而未及



爲也今春勛堂將赴官四川過予寓齋話舊灑涕而別  
別未十旬遽有木果木之變而勛堂以死事聞矣生爲  
循吏死爲忠臣於勛堂亦復何憾然臨別依依言猶在  
耳不可負吾友於地下因和淚濡墨而爲之序

中興學士院題名序

宋中興百官題名今存於永樂大典者曰學士院曰諫  
院曰登聞檢院曰登聞鼓院曰進奏院曰官告院曰文  
思院曰糧料院曰樞密官屬皆始建炎終嘉定不知何  
人所編次攷陳伯玉書錄解題稱監察御史臨川何異  
同叔撰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首卷爲宰輔拜罷錄餘

以次列之刻浙漕司其後以時增附渡江之初庶務草  
冊諸司閒有不可攷者多缺之乃知此書出於何同叔  
今所存者特千百之十一爾大斯承乏學士十有餘年  
頗有意訪求前世掌故因手錄學士院題名藏之行篋  
時乾隆三十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門人戈襄校字

欽定四庫全書

門六女與海字

神澤壽三十餘人半十月二十日

臨序後世家前世業新國平終學士司職書  
今湖存書碑千百之十一國大洲承學士半  
無清屆開神家同史書多題之八映出書出  
同同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

嘉定錢大昕

序三

寶刻類編序

寶刻類編不著撰人姓名馬氏經籍攷亦未著錄獨永樂大典有之攷其編次始周秦訖唐五代其爲宋人所撰無疑宋寶慶初避理宗嫌名改江南西路之筠州爲瑞州此編載碑刻所在有云瑞州者又知其爲宋末人也同時有臨安陳思者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爲藝林所珍陳氏以郡縣爲綱此以書家姓名分類體例雖不

同要皆攷金石文字者所宜津逮也其分類凡八曰帝王曰太子諸王曰國主曰名臣曰釋氏曰道士曰婦人曰名姓殘闕每類之中復以時代爲次而於唐五代碑碣蒐采最富可以補歐陽永叔趙德父之遺漏唯名臣十三之三一卷全闕讀者或以爲憾然世閒更無它本矣

郭允伯金石史序

古文多用竹簡後世易以楮紙二者適於用而不能久故金石刻尚焉周秦漢唐之刻傳於今者皆工妙可愛世人震於所見因歎古人事事不可及予謂字畫有好

醜鑄手有巧拙古人詎必大異於今顧其醜且拙者雖  
託之金石終與草木同腐神物所護持必其精神自能  
壽世故非古迹之皆工殆非工者不能久而傳爾自宋  
以來談金石刻者有兩家或攷稽史傳證事迹之異同  
或研討書法辨源流之升降嘗鼎一臠各厭所欲挹水  
鑽燧取之無盡今讀華州郭允伯金石史鑒別精審而  
援引經史亦疊疊可聽庶乎兼兩家之長者允伯長於  
分隸與蓋厓趙子函同有金石之癖當時稱關中二士  
乃趙所著石墨鐫華久行於世而此書罕傳吾友汪子  
少山得故家藏本手錄其副韓城王侍郎惺園將刻之

浙中屬予題其端云時乾隆丁酉正月望日

天一閣碑目序

四明范侍郎天一閣藏書名重海內久矣其藏弄碑刻  
尤富顧世無知之者癸卯夏予游天台道出鄞老友李  
匯川始爲予言之亟叩主人啟香廚而出之浩如煙海  
未遑竟讀今年予復至鄞適海鹽張芑堂以摹石鼓文  
寓范氏而侍郎之六世孫葦舟亦耽嗜法書三人者晨  
夕過從嗜好略相似因言天一石刻之富不減歐趙而  
未有目錄傳諸後世豈非闕事乃相約撰次之拂塵祛  
蠹手披目覽幾及十日去其重複者自三代訖宋元凡

五百八十餘通以時代先後爲次并記撰書人姓名俾  
後來有攷明碑亦有字畫可喜者以近不著錄仿歐趙  
之例也予嘗讀弇州續稟中荅范司馬小簡有書籍互  
相借鈔之約今檢閱令趙君碑背面有侍郎手書鳳洲  
送三字風流好事令人歎慕不置顧弇山園書畫不五  
十年盡歸它姓而范氏所藏閱二百餘年手澤無恙此  
則後嗣之多賢尤足深羨者矣明代好金石者唯都楊  
郭趙四家較其目錄皆不及范氏之富若于司直輩道  
聽涂說徒供覆瓿耳此書出將與歐趙洪陳竝傳葦舟  
可謂有功於前人而攷證精審俾先賢搜羅之苦心不



終湮沒則予與芑堂不無助焉

關中金石記序

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裏側菑異本任城辨於公羊夏  
臭殊文新安述於魯論歐趙洪諸家涉獵正史是正尤  
多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展轉失真獨金  
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  
信而有徵故可寶也關中爲三代秦漢隋唐都會之地  
碑刻之富甲於海內巡撫畢公秋帆以文學侍從之臣  
膺分陝之任三輔漢中上郡皆按部所及又嘗再領總  
督印逾河隴度伊涼跋涉萬里周爰咨詢所得金石文

字起秦漢訖於金元凡七百九十七通雍涼之奇秀萃  
於是矣公又以政事之暇鉤稽經史決摘異同條舉而  
件繫之正六書偏旁以糾冰英之謬按禹貢古義以探  
漢漭之源表河伯之故祠紉道經之善本以及三藏五  
燈之祕七音九弄之根偶舉一隅都超凡諦自非多學  
而識何以臻此在宋元豐中北平田槩嘗撰京兆金石  
錄六卷其書雖不傳然陳氏寶刻叢編屢引之揆其體  
例僅志撰書姓名年月初無攷證之益且所錄不過京  
兆一路豈若斯記自關內河西山南隴右悉著於錄而  
且徵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討源推十以合一雖曰

嘗鼎一臠而經史之實學寓焉大昕於茲事篤嗜有年  
常恨見聞淺尠讀公新製如獲異珍它日按籍而求以  
補藏弄之闕則是編爲西道主人矣

山左金石志序

金石之學始於宋錄金石而分地亦始於宋有統天下  
而錄之者王象之之碑目陳思之叢編是也有卽一道  
而錄之者崔君授之於京兆劉涇之於成都是也

國朝右文協古度越前代而一時諸鉅公博學而善著  
書於是畢秋帆尚書鎮撫雍豫翁覃谿學士視學粵東  
皆蒼翠墨次弟成編獨山左聖人故里秦漢魏晉六

朝之刻所在多有曲阜之林廟任城之學宮岱宗靈巖之磨厓好事者偶津逮焉猶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矣近時黃小松李南澗聶劒光段赤亭輩雖各有編錄祇就一方未暇全省是誠藝林一闕事也乾隆癸丑秋今閣學儀徵阮公芸臺奉

命視學山左公務之暇諮訪耆舊廣爲搜索其明年冬畢尚書來撫齊魯兩賢同心贊成此舉遂商榷條例博稽載籍萃十一府兩州之碑碣又各出所藏彝器錢幣官私印章彙而編之規模粗定而秋帆移督三楚討論修飾潤色壹出於公乙卯秋公移節兩浙攜其彙南來

手自刪訂嘉慶丙辰秋書成凡

卷寓簡於大昕俾

序其顛末蓋嘗論書契以還風移俗易後人恆有不及見古人之歎文籍傳寫久而踳譌唯吉金樂石流轉人間雖千百年之後猶能辨其點畫而審其異同金石之壽實大有助於經史焉而且神物護持往往晦於古而顯於今如武梁畫象元明人目所未睹而今乃盡出更有出於洪文惠之外者任城夫人碑又歐趙之所失收若此者古人未必不讓今人也金石之多無如中原然雍豫無西漢以前石刻而山左有秦碑三西漢三雍豫二記著錄厘七八百種此編多至千有七百昔歐趙兩

家集海內奇文歐目僅千趙纔倍之今以一省而若是其多誰謂今人不如古哉山左固文獻之藪而公使車所至好問好察采獲尤勤又有博聞之彥各舉所知故能收之極其博公又仿洪丞相之例錄其全文附以辨證記其廣修尺寸字徑大小行數多少俾讀之者瞭然如指諸掌既博且精非必傳之業而何公研覃經史撰述等身此編不過嘗鼎一臠而表微闡幽實有合於韞軒采風之誼剗刷既竣又將輯兩浙金石爲一書大昕雖病廢尚及見而序之

金陵石刻記序

金陵石刻見於張敦頤六朝事迹王象之輿地碑目陳思寶刻叢編及無名氏寶刻類編者甚夥然存於今者不及什之一相傳明祖營治都城盡輦碑石爲街道之用竊意六朝三唐世次久遠磨滅殘毀理亦宜然宋元與明相去甚近而城內自宣聖廟以外絕無宋元之刻其爲洪武所毀無疑夫古人姓名著之金石將爲不朽之計而金石之壽亦似有數存乎其間此永叔德甫諸公集古之勤大有造於古人也予集錄金石二十餘年每見近代收藏家著錄往往至唐而止予謂歐趙之視唐五代猶今之視宋元明也歐趙之錄近取諸唐五代

今去歐趙七百餘年尚守其例不變是責唐之司刑以  
讀鄴侯之律宋之司天以用一行之算也可乎哉故子  
於宋元時刻愛之特甚而與予同志者唯嚴侍讀道甫  
朱學士竹君李郡丞南淵三四人耳子進爲侍讀之長  
子孺染家學深造自得其於金石刻殆廢寢忘食以求  
之尤以金陵桑梓之地舊刻之湮沒者旣不可攷乃訪  
其見在者拓而藏之始漢訖元以時代爲次錄其全文  
附以攷證合一府七縣凡若干種窮鄉僻巷古廟荒墳  
無不策蹇裹糧手自椎搨不特可備一方之掌故且使  
著我錄者可銷可毀可蝕可泐而文終不可亾善之善



者也嘗怪漢唐碑刻西北多而東南少以爲石質有堅脆之別然而校官之碑巖山之刻始興安成吳平之墓碣高正臣顏貞卿張從申寶泉之書近在金陵百里間歸然無恙使旁郡皆得子進其人者彙而錄之何渠不西北若哉

老子新解序

老子五千言救世之書也周道先禮而後刑其敝至於臣強君弱老氏知後之橋其失者必以刑名進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又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太史公言申韓慘礪少恩皆原於道

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此因韓非書有解老之篇而特  
辯之言其託於老氏而實失老氏之旨後人誤會史記  
乃謂道德流爲申韓豈其然乎周之敝在文勝文勝者  
當以質救之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清淨自  
正復歸於樸所以救衰周之敝也漢初曹參爲相文帝  
爲君蓋有得乎去甚去奢去泰之遺意而遂以培養四  
百年之祚仁人之言豈欺我哉予覽道藏說老子者凡  
慮數十家大都求之元虛杳渺而於當日立言之苦心  
鮮能表其微者今讀未齋先生新解何其先得我心也  
未齋之學純乎儒者其解此書亦非援老以入於儒但

卽其憂時拯世之旨疏通而證明之取其同不諱其異夫酸鹹甘苦當其對病則爲上藥若烏喙野葛無時而可用者也讀者知老氏之有功於世則知未齋之有功於老氏矣

淮南天文訓補注序

漑亭主人嘿而湛思有子雲之好一物不知有吉茂之恥讀淮南天文訓謂其中多三代遺術今人鮮究其旨乃證之羣書疏其大義或意有不盡則圖以顯之洵足爲九師之功臣而補許高之未備者也嘗攷天之言文始於宣尼贊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有變動曰物物相

雜曰文天文卽天道也經傳言天道者皆主七政五行  
吉凶休咎而言子貢億則屢中而猶謂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則天道之微非箕子周公孔子不足以與此此  
子產譏裨竈焉知天道而梓慎之見屈於叔孫昭子也  
然古者祝宗卜史亞於太宰馮相保章官以世氏習其  
業者皆傳授有本非矯誣疑衆五紀六物七衡九行子  
卯之忌具存昏旦之中可紀天道不諳文亦在茲是以  
名卿學士就而咨訪以察時變觀火流而知失閏望鳥  
帑而識棄次八會之占驗於吳楚玉門之策習於種蠡  
雖小道有可觀而夫子焉不學詎如後之學者未窺六

甲便演先天不辨五行乃汨洪範握算昧正負之目出門逃鈎繩之方也哉秦火以降典籍散亾淮南一篇略存古法漑亭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之可上窺渾蓋宣夜之原旁究堪輿叢辰之應但恐君山而外無好之者不免覆醬瓿之嘲爾

盧氏羣書拾補序

顏之推有言曰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子每誦其言未嘗不心善之海內文人學士衆矣能藏書者十不得一藏書之家能讀者十不得一讀書之家能校者十不得

一金根白芨之徒日從事於丹鉛而翻爲本書之累此固不足道其有得宋元槧本奉爲枕中祕謂舊本必是今本必非專已守殘不復別白則亦信古而失之固者也蘇明允讀漢王子侯表不知元始當爲始元于思容讀晉地理志不知濟南非治平壽宋元之本果盡可據乎更進而上之東方割名師古不能正建武省郡章懷滋其疑鄴下名儒猶執寶力江南舊本或誤田宵以至易脫悔亾書空酒誥玉藻樂記之錯簡南陔華黍之亾辭在漢代已然自非通人大儒焉能箴其闕而補其遺乎學士盧抱經先生精研經訓博極羣書自通籍以至

歸田鉛槧未嘗一日去手奉廩脩脯之餘悉以購書遇有祕鈔精校之本輒宛轉借錄家藏圖籍數萬卷皆手自校勘精審無誤凡所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它書卽友朋後進之片言亦擇善而從之洵有合於顏黃門所稱者自宋次道劉原父樓大防諸公皆莫能及也客有復於先生者謂古人校理圖籍非徒自適將以嘉惠來學今弄藏則於世無益盡刊則力有未暇盍擇其最切要者件別條繫梓而行之俾讀書之家得據以改正或亦宣尼舉一反三之遺意與先生曰諾因檢四部羣書各取數條譌脫尤甚者次第刊布貽書吳門屬大

昕序之自念四十年來仕隱蹤迹輒步先生後塵而嗜古顛僻之性謬爲先生所許讀是書竊願與同志紬繹互相砥厲俾知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毋徒執卮書數篋自矜奧博也

世緯序

袁胥臺先生以明嘉靖初登第入詞林觸忤權貴浮沈中外不得大用文待詔志其墓謂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輔以凌歷奮迅之氣迹先生生平誠有不愧斯言者又稱其所著世緯鑿鑿乎經世之論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託之空言蓋有慨乎言之然其書流傳



甚少明史志藝文亦未著於錄今

天子右文稽古特命儒臣編次四庫全書是書始復顯於世而吳中藏書家尚以未得見爲憾於是先生之族孫又愷貽書京都預館局者假鈔其副藏篋中以爲家寶雖然是書非一家之書而天下後世之書也夫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執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居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與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尚空談如此今讀先生是書指陳利病洞達古今其言要而不煩其道簡而

易行蓋賈誼新書崔寔政論仲長昌言之亞也若夫勦  
聖賢之格言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先生於距僞  
篇中業大聲疾呼之矣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列是書於儒家且言先生真有體  
有用之儒非貌儒以欺世者身雖蹭蹬而立言自堪不  
朽蘇松減額之議不用於當日而卒行於我

朝儒者之言其利亦溥矣哉

重刊太上感應篇箋注序

古聖賢之學莫先於明善宣尼贊易於坤之初日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於復之初日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善與不善其分別祇在  
幾希之間而舜跖判焉聖人不忍斯人之陷於惡也故  
以人性之本善者動之不遽言惡而但正其名曰不善  
明乎不善之猶可以善也成湯大聖而言改過不吝顏  
子大賢而言不貳過過者一時之不善知而改之善斯  
在矣古之人告以過則喜後之人告以過則愠由是自  
欺以欺人惡積而不可揜天道福善而禍淫行道有福  
違天不祥謂感應之理不足信者是不知天命而不畏  
者也何怪乎獲罪於天而無所禱乎太上感應篇一卷  
始著錄於宋史藝文志惠松厓徵君以爲出漢魏道戒

與抱朴內篇所述略同予讀之良然蓋其時浮圖氏之書未行中國所言禍福合於宣尼餘慶餘殃之旨不似後來輪迴地獄之誕而難信也惠氏箋注古雅自成一子允爲是編功臣吳門向有刊本今日就曼惠吾鄉諸同學復率錢錢諸梨板以廣其傳於吾儒明善寡過敬身畏天之學豈小補哉

嚴久能娛親雅言序

今海內文人學士窮年累月肆力於鉛槧孰不欲託以不朽而每若有不敢必者予謂可以兩言浚之曰多讀書而已矣善讀書而已矣曾無萬卷書臆沒唱聲自夸

心得縱其筆鋒亦足取快一時而溝澮之盈涸可立待  
小夫驚而舌撝識者笑且齒冷此固難以入作者之林  
矣亦有涉獵今古聞見奧博而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  
齟齬說經必詆鄭服論學先薄程朱雖一孔之明非無  
可取而其強詞以求勝者特出於門戶之私未可謂之  
善讀書也唐以前說部或託齊諧諸皋之妄語或扇高  
唐洛浦之頽波名目猥多大方所不屑道自宋沈存中  
吳虎臣洪景盧程泰之孫季昭王伯厚諸公穿穴經史  
實事求是雖議論不必盡同要皆從讀書中出異於游  
談無根之士故能卓然成一家言而不得以稗官小說

目之焉茗谿嚴久能氏少負異才孺染家學所居芳某  
堂聚書數萬卷多宋元槧本久能寢食於其間漱其液  
而濟其馘中有所得質之尊人茂先翁許諾而謹書之  
積久成帙名之曰娛親雅言貽書乞予序其端夫古之  
娛親者牽車負米奔走千百里契闊跋涉以謀菽水之  
歡而嚴氏之娛近在庭闈以圖籍爲兼珍以辯難爲舞  
絲此其娛有出於文繡膏粱之外者矣以讀書爲家法  
而取之富而擇之精吾惡能測久能之所至哉

醫譜序

沈子丹彩吾邑世族少時棄去舉業獨究心醫方五行

王遁之術皆有神解又以為占筮之失止於不諭唯方藥主於對病病之名同也而或感於外或傷於內或實而宜瀉或虛而宜補疑似之間豪釐千里學醫費人為禍尤烈乃博涉古今方書分類采輯辨受病之源而得製方之用為醫譜凡若干卷既成將付之剞劂而屬予一言序之予復於丹彩曰子亦知相馬之說乎昔者伯樂言九方臯於秦穆公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得之矣其馬牝而黃公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召伯樂而讓之曰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技一至於此乎臯之所觀者天

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  
不見其所不見是乃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漢馬文  
淵少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及征交趾得駱越銅鼓  
鑄爲馬式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乃依儀  
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鬚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  
以爲法夫伯樂之於馬觀其天機而已色物牝牡且不  
暇辨而伏波乃斤斤於口齒脣鬚支節分寸一一取其  
相肖此與皮相者何異然伯樂世不常有而相馬之法  
不可不傳將欲使物盡其才人藉其用驥駟毋困於鹽  
車駑蹇勿參乎上駟舍伏波銅馬之式將奚觀哉古人



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深淺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於是乎有十一家之經方此猶伏波相馬之有式也而善醫者又云上醫要在視脈脈之妙處不可得傳虛著方劑無益於世此伯樂所云觀其天機不見其所不見者也今子旣精於察脈洞見垣一方而復集古今證治之法爲譜以示後人其有合於伏波之意乎雖然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昔賢所識於今爲甚以是求識病之真而不謬於豪釐千里之介抑又難矣予將舉以告讀子之書者

毛稼軒地理書序

葬書昉於郭景純漢魏以前未之間也然景純書亦平易而無奇自楊曾廖賴之書出其言汪洋汗漫詭異難解習其術者各尊所聞互相抨擊一地而彼曰大吉此曰大凶一穴而甲云宜北鄉乙云宜南鄉加以神煞禁忌日增月益或格於方位或妨於生命閱數歲而無可葬之年盡一年而無宜葬之日由是有力者覬非分之福以枯腊爲梯媒無力者怵或然之禍任朽木之暴露葬書行而世之不葬其親者多矣夫鬼之爲言歸也骨肉歸復於土如人之歸室故禮經謂之宅兆今乃有數十年傳數代而不克葬者縱使遲之又久果得吉壤而

先人之體魄不安甚矣死者而有知也方且降譴於子孫尚能子之福佑乎婁東毛稼軒出自宗伯文簡公之裔以儒家子而精於堪輿之術著書八卷爲類一十有八於龍穴沙水向背衰旺之理旣已疏通而證明之而其大指主乎欲人速葬蓋術也而進於道矣易傳曰俯以察於地理禮記曰毋絕地之理地理不可知而人理終古不能易然則順理而行理得而地亦得矣久而不葬此理之大不然者而可藉口於擇地之難得乎古人云暴得富貴不祥地雖吉亦必人之吉者能有之無德而妄希非理之富貴天之所不佑也若夫陰陽休咎之

驗自非聖賢豈能卓然不惑讀稼軒之書又知趨吉避凶之例人所易曉則亦可以不爲術士所詠矣予先大父行年九十作文勸人速葬甚爲鄉里傳誦今讀稼軒是編喜其實獲我心援筆而序之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自書契肇興而聲音寓焉同類相召本於天籟而人聲應之軒轅栗陸以紀號皋陶厖降以命名股肱叢睦虞廷之賡歌也昆侖滄浪禹貢之敷土也童蒙盤桓文王之演易也瞻天象則有蝮蝮辟歷辨土性則有甌婁汙邪宣尼刪詩存三百五篇而斯理彌顯伊威蠪蛸叮嚀

熠燿則數句相聯崔嵬虺隤高岡元黃則隔章遙對倘  
有好古知音者類而列之牙舌脣齒喉犁然各當於心  
矣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豈古昔聖賢猶  
昧於茲直待梵夾西來方啟千古之長夜哉魏世儒者  
柵爲反切六朝人士好言雙聲疊韻故其詩文鏗鏘流  
美異於儴楚之音唐之杜子美聖於詩者也其自言曰  
老去漸於詩律細蓋詩家皆祖述風騷唯子美性與天  
合不徒得三百篇之性情并三百篇之聲韻而畢肖之  
組織纏綿自然成章良工之用心通於天籟此之謂律  
細也自宋以來注杜者毋慮千百家於訓詁事實討索

靡遺至以雙聲疊韻求杜則自吾友周君松靄始或謂子美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貫穿今古盡美盡善詎必區區於聲韻之末求之予曰否否黃鐘大呂之奏可以降天神出地示要未有侈弁薄厚之不適而可載諸篋簞者詩三百篇聲韻之至善者也唯子美善學之後之詩家皆自言學杜然自香山東坡二公而外精於聲韻者蓋寥寥矣兒童學語鄉曲常談有時而間合學士大夫日從事於謳吟而終身昧昧翻謂小技不足道何顏之厚與讀松靄之譜將見操觚者曉然於聲韻之非細事由是進求之三百篇羣經諸子而知牙舌唇齒喉之

別自昔已然其於周官大行人諭書名聽聲音之教豈  
曰小補已哉謂之備孫夏楚單音與楚林雙勝之非勝  
夫曰發聲氣韻包而臻良規和斷韻小聲不異豈可謂  
音蓋寥寥矣泉童學韻曲宗通音執而闡合學士大  
儒宏旨自言學林然自香山東楚二公而外誰能置前  
兼清音三百談聲韻之理善音出御于美善學也與之  
翻天輒出庶氣要未許對食萬學之不盡而可謂音韻  
圖圖然贊韻之末末也子曰否否黃龍大呂之表何如  
于美編上卷風韻不類新宋貫家今古盡美盡善與也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  
餘韻自音門人戈襄校字